

亦舒精选

石榴图



成功的人总有他的理由

因为成功了

失败的人想找个自圆其说的

借口都没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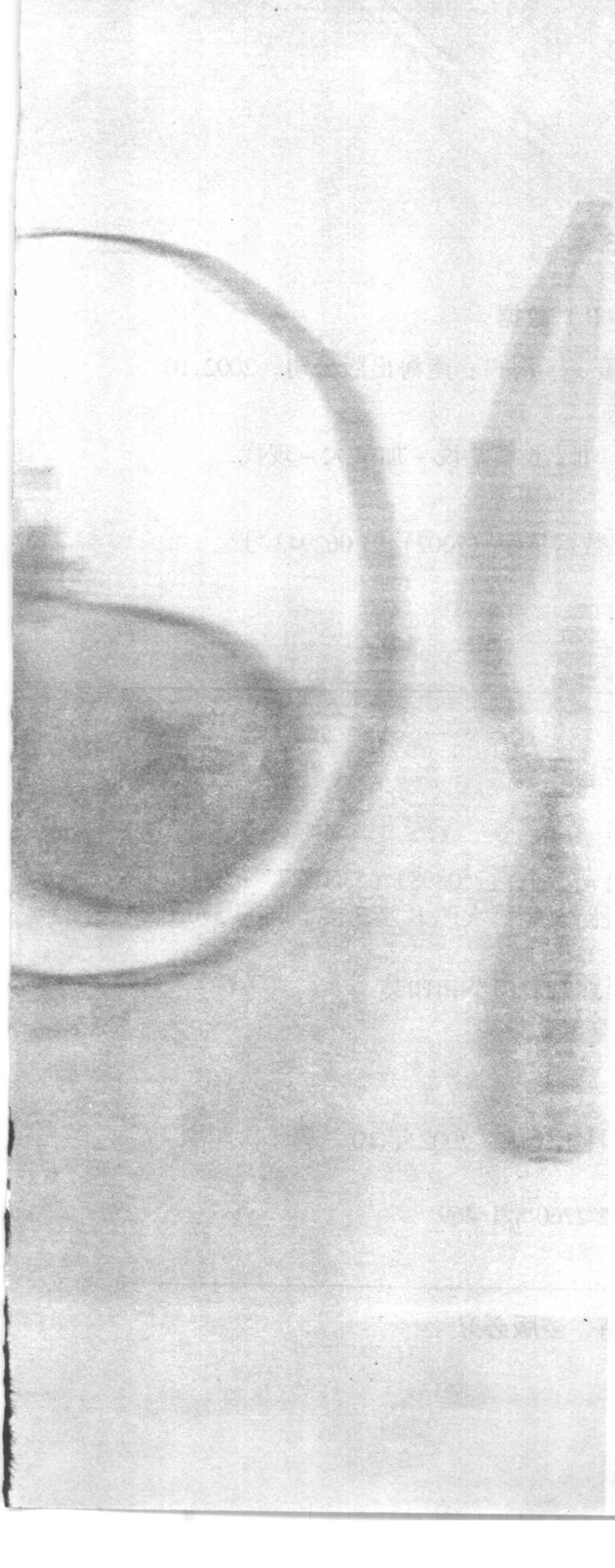
亦舒／著

石榴图

亦舒精选

(加拿大)
亦舒／著

南海出版公司
二〇〇二·海口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30-2002-12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石榴图 / (加) 亦舒著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2.10

ISBN 7-5442-2260-8

I. 石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
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2943 号

SHILIU TU

石 榴 图

作 者	(加) 亦舒
责任编辑	袁杰伟 杨 雯
封面设计	姚 荣
版式设计	零语设计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7.25
字 数	124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~ 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2260-8/I·469
定 价	14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勤勤与母亲对坐良久，打不开僵局，气氛异常沉闷。

文家为经济烦恼，已经很久很久，在勤勤记忆中，每当过年，父母亲就这么在书房里对坐发呆。

到最后，父亲会叹一口气站起来，拿过外套出去想办法，回来的时候，问题有时可以解决，有时不能。待他去世之后，他坐过的位置，便留给勤勤了。

此刻轮到母女相对无言。

勤勤沉不住气，问母亲：“倘若我们只剩下一千块钱，要来干什么好？”

文太太点着一枝薄荷烟，吸一口，“买过年小菜要紧。”

“那还不如买一盆昙花回来写生。”

“你父亲是大文豪，你是大画家，以致文氏两袖清风。”

勤勤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叹口气，站起来，拿了外套，“我出去想想办法。”

文太太忍不住笑出来，“你上哪儿去，你有啥子办法？”

“我到瞿伯伯那里去。”

“他已经仁至义尽了。”

“箱子里还有一幅《石榴图》可以给他鉴定。”

“统统不是真迹，你别去烦他。”

“同他聊聊天也好，瞿伯母做的芝麻糖一流，游客问她买呢。”

“速去速回。”

勤勤打开樟木箱子，在几十轴国画中找一遍，拿出《石榴图》，放进一只长布袋里，背着出门了。

安步当车走了半小时，才到古玩字画店林立的翰林街。

勤勤还没有走近，如意斋的老板娘便看见她，连忙转头同丈夫说：“文少辛的女儿又来了。”

瞿德霖笑，“有没有带着画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这次不知是《瓶菊图》还是《怪石鱼鸟》。”

瞿太太也笑，“也许是《枯木喜鹊》，要不就是《芭蕉石竹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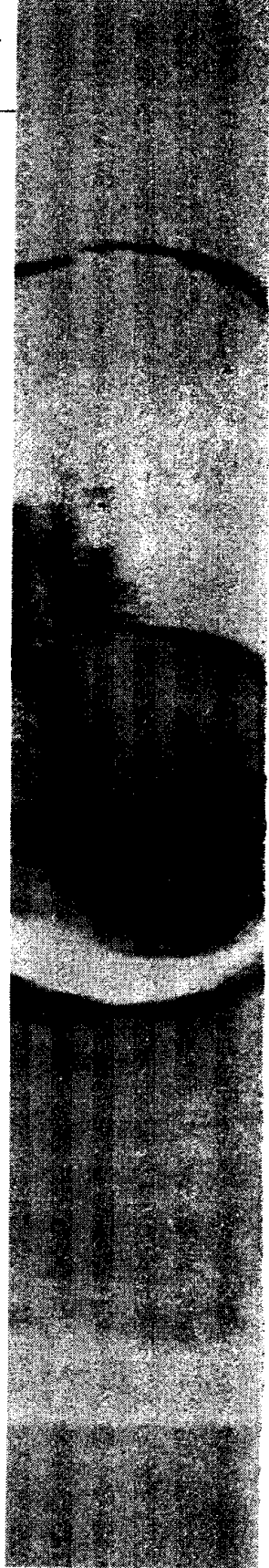
瞿德霖说：“真不知文少辛生前哪里买来这许多假画。”

“你呢，”瞿太太问，“你的假画又从何而来？”

“去把芝麻糖拿出来，还有，泡壶好茶，招呼客人。”

文勤勤站在如意斋对街，正在发呆。

彼时暮色苍茫，她意志力有点薄弱，到底开口



求人难，是，她年纪轻，碰钉子无所谓，但登门求借，想想面孔就涨红了。

犹疑许久，吁出一口气，低下头，过马路呢还是不过？

只听得有人叫她：“文勤勤吗，怎么过门不入？”

一抬头，看到瞿德霖胖胖身形，站在店门处正朝她招手呢。

勤勤笑，急急走过去。

瞿德霖看店的时候，为着增加气氛吸引游客，习惯穿唐装，一到放假立刻换上西装，恢复自我，非常有趣。

“我正在想，你今年怎么还没来。”一出口，瞿德霖就知道讲错话了，连忙顾左右言他，请勤勤入店。

勤勤只装听不懂，但一双耳朵却立时三刻涨得通红，烧得透明，看来，耳朵已出卖了她。

瞿太太捧出茶点招呼客人。

“勤勤，你毕业没有？”

勤勤点点头，“九月毕的业。”

“可找到工作了？”

“在另杂志社做设计。”

“那很好呀，凡事总有个开头。”

但是薪水一个人用都紧紧的，勤勤不好意思地低笑。

瞿德霖真是个知趣的好人，自动开口：“来，让我们看看这是幅什么画。”

每年他都这么说，每年看完了画，他总是写张五千块支票给勤勤，画，暂寄他那边，有人要，再算价钱。过了三两个月，他会把画退回给文家，但支票之事，不了了之。

五千元，三五年之前，还可以派个用场，现在，连瞿德霖都不好意思，当做善事，也嫌寒酸，但他是个小生意人，习惯锱铢必较，所以心情有点矛盾，搓着手呵呵笑起来。

勤勤有点凄酸的感觉，大了，大学都毕业了，却没有能力照顾一个家，要到处举债，一颗芝麻糖卡在喉咙里，也不知是苦是辣，一时做不了声。

这时候“叮”的一声，有人推开玻璃门进店来。

瞿先生连忙去招呼客人。

勤勤把额前碎发拨开，咳嗽一声。

瞿太太说：“来，喝口热茶。”

勤勤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妨碍你们做生意了。”

“小年夜，啥人来买古玩，来，给我看看你那幅画。”

瞿太太跟着丈夫那么多年，也俨然像个行家，她看准勤勤不好意思，于是主动出声，不过几千块钱，打发了她走，何必叫人坐着干等。

勤勤说：“是一幅《石榴图》。”她把背囊解下，



取出画轴。

“令尊就是喜欢八大。”

瞿太太并不打开画，随手搁在案头，却拉开小小花梨木书桌的抽屉，取出一叠薄薄的钞票，交给勤勤。

勤勤难过得只想取过画卷拔足飞逃，她坐在那里，有几秒钟的时间脑袋完全空白，像是过了很久，她才清清喉咙，说声“谢谢瞿伯母”，形势比人强，人穷志短，她不得不接受这份施舍。

再说，她还想瞿太太如何顾全她的自尊呢？

瞿太太温和地说：“先回去吧，妈妈在等你。”

真的，出来也这么些时候了，该回去向母亲报告好消息了。

勤勤刚想伸手取钞票，却听见有人说：“《石榴图》？给我看看。”声音低沉有力。

勤勤抬起头来。

谁，怎么多了一个人？啊，是，是刚才进门来的客人。

他穿着深灰色的大衣，戴着一顶毡帽，奇怪，亚热带的冬天，再冷也不至于这种打扮，帽边遮住他额角，加上古玩店的灯光昏暗，勤勤只觉得他身材修长，神色冷漠，却看不清楚他的五官。

瞿太太立刻警惕地站起来，“这位先生对画有兴趣？”

他欠欠身子，“我在找一幅《石榴图》。”

勤勤不相信有这么凑巧的事，睁大双眼。

瞿先生把手按在画上，“我们刚刚自这位文小姐处买下一幅。”

“啊，给我看看。”

瞿老板到这个时候才把画解开，缓缓伸展，面色凝重。

勤勤暗暗好笑，怪不得人家说逢商必奸，且看瞿德霖，明知是一幅假画，还这么郑重其事地引人上钩。

那人伸手过来拉住画轴另一头，画才摊开三分之一左右，他只看到签署及八大一个朱印，便住了手。

他转向勤勤，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勤勤一时会不过意来，指着自已：“问我？”

瞿太太笑说：“还没有看到石榴呢。”

“不用看了，我买它。”

瞿德霖喜出望外，“这位先生贵姓，也许——”

他打断瞿老板：“我不是同你做交易，画主在这里，我同文小姐说即可。”

瞿氏夫妇脸上变色。

勤勤心中电光石火般打主意：给瞿氏夫妇抽佣金，还是不给？

不给，太不够义气，这几年来年年上门来借钱，欠下这人情，还是让瞿老板得点好处吧。

刚要开口，却听到瞿太太笑道：“文小姐已经



把画卖给如意斋了。”

噫，她要独吞，这不行，勤勤站起来，五千块钱加芝麻糖也不能把人当瘟生。

刹那间勤勤明白什么叫做见利忘义，好不羞愧。

那位陌生人像是看穿了勤勤的心事，轻轻地说：“文小姐，如何？”

他已经把那幅画取过在手，勤勤发觉他有极其洁白修长的手指，但这些都重要了，她要把握机会，她问：“多少？”

“二十五万。”

勤勤吸一口气，“好，请你付如意斋一成佣金。”

瞿太太不相信小女孩竟有如此精明的头脑，原来这些年来，她一直走了眼。

瞿先生本来有点生气，但一想，咄，明明是幅西贝货，一成佣金不拣白不拣，立刻答应下来。

那位先生取出支票簿子，用一枝式样古旧的自来水笔写了支票递给瞿德霖。

瞿某接过支票一看，怔住，面孔上所有不满之处一扫而空，“原来是檀老板，幸会幸会，大水竟冲到龙王庙了，失敬失敬。”

勤勤听得莫名其妙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问那人说：“我那一份呢？”

瞿德霖口中的檀老板仍然没有提高声音：“我

以为你要收现款。”

勤勤老实不客气地答：“正是。”

“请随我来。”

他轻轻把画夹在腋下，推开如意斋的玻璃门，出去了。

勤勤连忙跟在他后边。

剩下瞿德霖喃喃地说：“邪门，真邪门。”

瞿太太问：“《石榴图》会不会是真的？”

“没有可能。文少辛生前为人慷慨，四方君子前往借贷，莫不以卖画为借口，哪里有这么多真的八大山人在街上游荡。”

“二十五万买一幅假画？”

“你知道那人是谁？”

瞿太太摇摇头。

“檀中恕。”瞿德霖弹一弹手中的支票。

“檀氏画廊，”瞿太太大吃一惊，“他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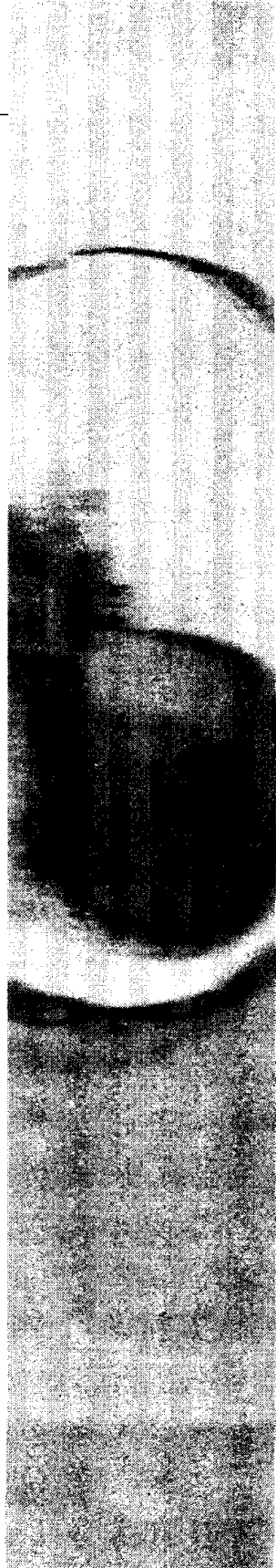
“正是，他怎会不识货，所以说邪门。”

街外霓虹灯已经全部亮起，文勤勤紧紧跟住那个人。

运气太好，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了，冷风一吹，勤勤后悔刚才太勇，今天拿不到钱回家，这个年就甭过。二十多万是个巨款，不是做梦吧？

越想越心惊，她不由得住了脚，“喂你，叫我到哪里去？”

那人站住，回过头来。



“你尊姓大名？”勤勤问。

“我姓檀，前面即是我的写字楼，我们尚未打烊。”

他没有说谎。

到达目的地，勤勤吓了一跳，一般书画店至多一个至两个铺位，檀氏画廊大如银行，占地怕有千余平方米，大堂根本似一个展览厅。

她马上被那里的气氛、设计及装修吸引。“多么美丽的地方。”她赞叹道。

它的主人听见了，转过头来，碰一碰帽边。

勤勤这时心情比较好，打量起这位檀先生的背影来。噫，能把一件普通的开司米呢大衣穿得如此舒服熨帖的人，除了她父亲，也似乎只有他了。

勤勤接着又说：“这样好的地方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她自命是个学艺术的人，对本市各处画廊了如指掌。

“这不是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。”

他摘下帽子，走进一条走廊。

看着他的背影，勤勤充满好奇，他长得怎么样，俊，丑？

秘书见他走近，马上招呼，他推开办公室门，转过头来，“请。”他说。

勤勤与他终于打了照面。

勤勤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，连忙低下头，以免失态。

“请坐。”他的姿势十分洒脱，脱下大衣，搁到沙发上。

勤勤坐下。

办公室极其宽敞，什么废物都没有，只有一桌一椅一张给客人坐的沙发，以及一架日式屏风。

他把《石榴图》抖开挂起。

然后拉开抽屉，取现款给勤勤，他说：“这里十分之一订金你请点一点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他微笑，“文小姐的脾气同令尊十分相似。”

“你认识先父？”

“令尊文少辛先生高风亮节，文艺圈子无人不知。”

勤勤轻轻地说：“通常这种人都是两袖清风、身后萧条的。”

檀中恕沉默，勤勤也不出声。

钞票厚沉沉一叠，给她安全感，她签了收条，要赶着回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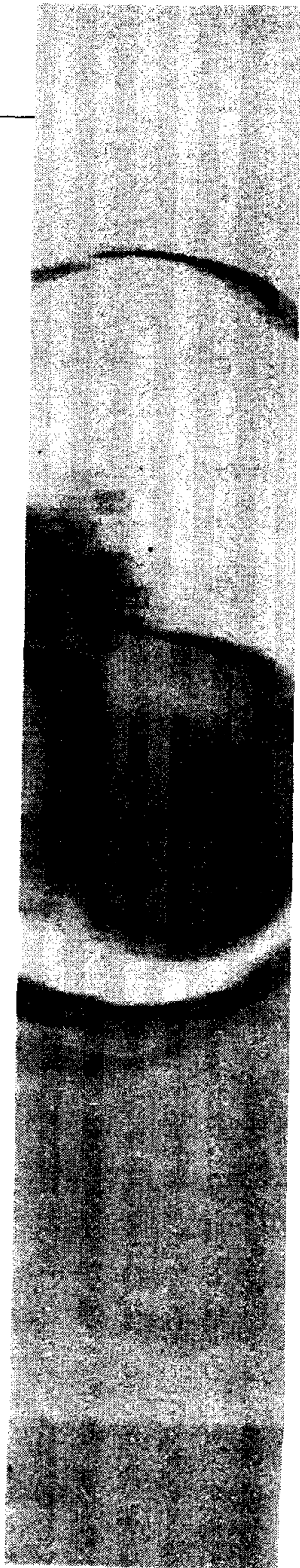
“告辞了，檀先生，家母在等我。”

“文小姐，还有一半款子，待画脱手余数再送到府上。”

勤勤到底年轻，沉不住气，“那不是八大的真迹。”

檀中恕不动声色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勤勤说：“我们家里还有几十卷，光是《双鹰



图》就十来张，惟妙惟肖。”

檀中恕微笑，“只有这幅是真的。”

勤勤不相信。

但檀氏做的是这行生意，他究竟是对，抑或是错？

他指着画上朱文闲章轻轻地说：“明还日轮，无日不明，明因属日，是故还日。”

勤勤听父亲说过这个典故，脱口便接上去：“查八还典出《楞严经》，用此隐藏恢复明室之意，为此印文真正含意所在，六十岁前作品未见用此……檀先生，希望你眼光准确，再见。”她轻轻一鞠躬。

勤勤拉开办公室门，秘书送她到门口，坚持用车送她。

直到回到家，坐好了，自手袋中取出钞票，交给王妈去办年货，勤勤才敢肯定，刚才不是做梦。

她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同母亲说：“我可没有骗他。”

“瞿德霖不似这样大手笔的人。”

“不是他，不过今天我已把多年债还清了，过了年再送些礼去拜谢就可以伸直腰了。妈妈，一会儿我们去逛年货市场，买它几十盆水仙回来香一香。”

文太太听完故事，也觉得太过突兀，不像真的。

“也许确是真迹，”勤勤笑嘻嘻，“也许他存心帮我。”

“非亲非故，人家为什么要帮你？”

“我长得漂亮。”勤勤把面孔趋近母亲。

“你打算靠色相生活？”

“我才华盖世。”

“有待发掘，连我都没看得出来。”

勤勤哈哈大笑。

文太太忍不住说她：“家都快散了，还一点心事都没有，撒泼撒痴的。”

勤勤吟咏起来，“嘿，最难得呢，夫子赞颜回：贤哉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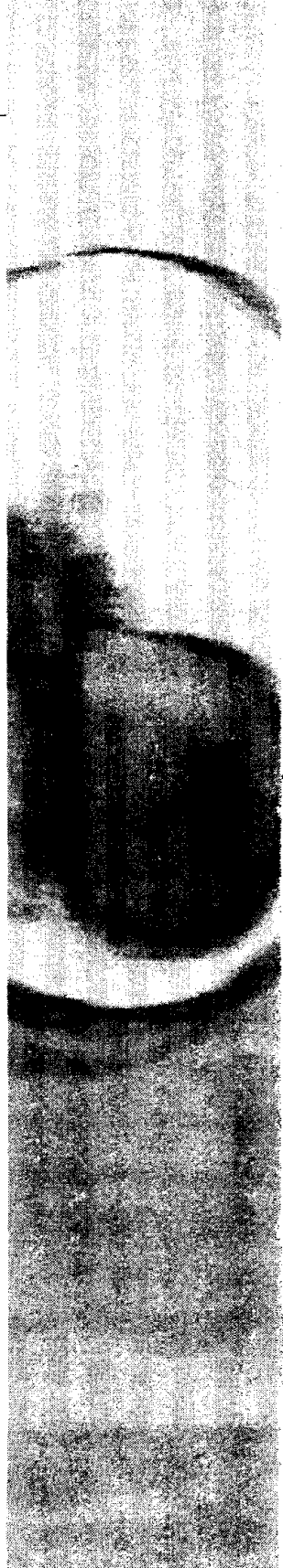
文太太说：“你同你父亲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”

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，勤勤并不见得如此乐观。虽然明知道做人是逐日过的，但总希望有个长远计划，问题是她没有资格策划将来。

依勤勤心愿，最好能够到纽约与巴黎浸上三五年，什么都不做，光是吸收，吸够了回来，随心所欲画几张画，然后遇到欣赏她才华的画廊，捧她成名。

勤勤有时耻笑这种白日梦，但很多时享受梦境乐趣。

事实上，她每天需往返出版社做一份极其庸碌的文职。



但，庸碌通常与悠闲挂钩。

没有大起大落，没有明争暗斗，世界不知多美好。

谁会专门特地无聊地针对幽暗角落的一名小角色？他可以蹲在凉处躲一辈子，自生自灭，闲时还可放放冷箭。

勤勤也时常叹气，光阴如箭，日月如梭，在那种小公司一蹭三五七年，再也别想有什么出息了。

几次闷得想举手大叫，只是不让母亲知道而已。

这次，总算又过了一关。

勤勤很容易快乐，她天生乐观。

稍后有电话找她逛花市，勤勤说：“还没吃饭呢，再说吧。”

这是她的同事杨光。小杨是个极其可爱的人物，但勤勤深信一个家庭最多只能负担一个艺术家，所以刻意与他保持安全距离。

但仍然是好朋友，有说有笑，谈起来也投机，小杨是个聪明人，也并不催逼勤勤，两人自相识以来，便维持十分文明的关系。

小杨马上说：“我隔一会儿同你联络。”

勤勤挂上电话，便钻进厨房凑热闹，一边嚷肚子饿，一边掀锅盖视察有吃的没有。

文太太正与老女佣王妈在看蔬菜肉类怎么个配法，转过头来，瞪勤勤一眼，叫她帮忙。

王妈去迟了，好菜早已卖光，冬笋干且小，火腿中央段早已沽清，正在咕嘟不已。

勤勤惻然，再大的天才也敌不过生活的折磨，父亲这么早去世，怕与这个有关。

近年来王妈根本没有薪水可支，却并不见异思迁，勤勤出生之后她跟着主人家到今日，并无亲人，在文家地位十分超脱。

王妈十分具有投资才华，小本经营，买股票做黄金，炒外币房产，从未失手，积少成多，多年来积存不少，眼看文家家道中落，感慨特别多。

勤勤好几次警告她：“你再啰嗦，就问你借。”

王妈偶尔回她一两句：“勤勤一点也不可爱了，小时候好，小时候帮我剥毛豆子，一边说：‘我才不要做大人物，叫妈妈担心事，’多有意思。”

勤勤就是不信她说过那样没出息的话，就算说过，也非反悔不可。

不不不不不，她想赚许许多多的钱，同时，出很大很大的名。

只是渐渐地她觉得这个愿望不大可能实现，因此更加想得厉害。

扰攘半晌，总算吃过年夜饭。

大概也没必要做糖点心了，因为没有拜年的人。

杨光的电话又到。

勤勤于是问：“小杨，你可听过有位叫檀中恕

